

# 卷四

英雲夢傳卷之八



震澤九容樓主人松雲氏撰

掃花頭陀喇齋氏評

嵩山燕子梅村氏較

松雲弟良才友雲氏鐫

尋秋色立墓贈金

詩曰

玩弄光山塘遇美

人景皆成夢

滄田常易變

事垂今古

流催甲子

混沌乾坤渺茫中

歌樓舞榭總然空

慧質佳情表錫風

郎君又作白頭翁

書名 英雲夢傳八卷 嘉慶十年書業堂刊本  
撰者 清 九容樓主人松雲 撰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86  
編號 D8662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2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英雲夢傳八卷 嘉慶十年書業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英雲夢傳

四

双紅堂  
小説  
86(4)

0 1 2 3 4 5 6 7 8 9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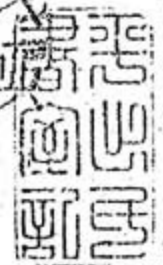


科 2023-4

英雲夢傳卷之四



震澤九容樓主人松雲氏



掃花頭陀刺齋氏評

嵩山樵子梅村氏較

松雲弟良才友雲氏鐫

美英娘密訂終身

俏書生連傳詞藻

詩曰

絲蘿逸逸好良緣

但恨斷橋多阻隔

占盡人間雙玉仙

相逢花下妬爭妍

詰說王雲清晨見香珠又來喜之不勝忙出去香珠道王  
先生起何能早王雲道小生知小娘子今早要來故此早

陰香珠笑道不敢有勞何須巧言王雲道小娘子可是又  
來採花仍待小生和你採花香珠面紅道先生乃讀書君  
子出言盡帶芒刺非正人也王雲忙陪笑道小生出之無  
意小娘子休得見怪香珠道這也罷了昨日先生言思鄉  
之言有何見諭王雲道小生也無他說因汝大王擲我在  
此舍間老母未免懸念小生在此日食不安這段苦衷無  
所以告今向小娘子言及可有良策以教小生麼香珠道  
遠離鄉井自然掛念莫若先生權且在此讀書就是尊堂  
處能有一扎之通可以安心王雲道隻身孤影叫小生那  
裏去通信小娘子總說的是寬心話見香珠道事亦不難  
待妾與小姐商量或有良謀也未可知香珠又道先生府

上自然已經娶過故此急欲懷歸王雲嘆道再莫言起小  
生姻事倒還未聘向有一門姻議也屬鏡花水月若然要  
娶時室中有婦久矣只因小生立心要訪一個才貌兼全  
的佳人所以耽悞至今香珠道如此說來先生青年尚還  
虛室若是未娶歸期也還緩得說罷道再煩先生折一枝  
桂花與妾去王雲道小生還有一事相煩小娘子香珠道  
又是何事王雲道小生有俚言一律望小娘子帶去煩小  
姐捺抹香珠道這事妾不敢領命此卽係傳詞遞柬非妾  
所爲之事王雲道不妨此詩莫過來教於小姐並非淫詞  
有礙於小娘子香珠只是搖頭王雲無可奈何只得向香  
珠深深的一揖道望小娘子方便香珠明要帶去故意作

難道帶便與你帶去倘有污耳之詞與小姐看出來竟送到大玉處莫怨於妾王雲道休要取笑隨將詩遞與香珠又折了一枝桂花香珠拿了進去正是

傳消遞息小裙釵

一笑含春志滿懷

每到花陰身嬾嫵

胸藏機慧巧安排

却說香珠接花回來英娘尚未起來香珠走到榻前道小姐今日失曉了英娘道我今早身子有些不爽利故此起遲隨披衣起來梳洗已畢問道這桂花可是你去折來的麼可曾見那生香珠假意笑道今早却不曾見他英娘道賤人又來騙我去了這一早晨不知在那裡與他做些甚麼事也不對我說聲音自去了我問你時倒要哄我下次

不許去香珠道小姐不要着忙待賤婢說來我到園中那生已在樹下觀花見了賤婢他就說起思親還鄉的話道大王不肯放他下山欲要帶一信回家未得其便故此日夜憂愁不得安心英娘道這也怪他不得香珠道這生還求計於我小姐想賤婢曉得什麼只得說出小姐來了英娘驚問道賤人你又說出我甚來香珠道待妾回去與小姐論量或有計策也未可知英娘道汝可爲多言此乃大王之事那有甚麼計策以後便怎麼香珠道次後我就回來他道素知小姐詩賦精微必要請教隨向房中取出錦箋一幅托我帶來賤婢再三不肯他求之懇切只得又帶來了又恐小姐見怪所以不敢呈覽英娘道論理不該接

他的纔是但我山寨中有才並無識者今日與他唱和二亦未爲不可香珠就在袖中取出來遞與英娘英娘接來放開看時只見上而寫着久慕小姐大才渴想之私時刻不忘今集齋頭偶成卽景一律實貽笑於大方祈小姐改正若得沾光更求步韻左呈台覽

得傍娥眉筆硯香

文思郁郁阿家娘

華牆珠玉篇篇秀

錦案圖史叠叠章

月白花陰留睡鶴

風清梧葉待棲凰

飛瓊言語何傳錯

污却几頭翰墨光

英娘吟了幾遍笑道書生詩思清新自然是才士何其出語甚狂言我非才女以假借耳細玩其中隱詞又欲求婚

舍而不露香珠道他譏笑小姐也回他一首奚落他一番英娘道這個自然可取筆硯來香珠隨取過文房之具擺在英娘面前磨好香墨英娘就提筆和成一律叠做方勝隨命香珠送去香珠拿詩走到園中走近書房門首就咳嗽一聲王雲聽得咳嗽走出來見是香珠喜得迎上道小姐子此來必有好音小生的詩小姐可曾賜教香珠道還要什麼詩不詩我拿去小姐見了被他一場臭罵叫我云還你王雲聞言一天的歡喜竟變做滿肚愁腸道小生的原詩在那裡香珠取出來遞與王雲道這不是你的原詩王雲接來垂頭喪氣的打開來看又忽然喜逐顏開道小姐娘子你好作耍小生香珠道早對你說了就無此番情景

了王雲看上面寫着奉和原韻道

莫道書生詞語香

詩文猶讓段家娘

今朝污墨終成句

他日成名却負章

鶴夢恐驚山外鳥

雞聲怎聽海邊凰

侍兒讖示多消息

諒奪賢才寶物光

王雲吟完道詞頗精明真乃香閨之句我之詩句却也狂  
些如今也譏刺於我好筆力也香珠見王雲沉吟道先生  
如此沉吟莫非疑此詩又是假借麼王雲道小姐真仙才  
也小生詩句唐突再富荆請適間所言之事小娘子可曾  
與小姐言及香珠道妾已向小姐說過小姐道此乃大王  
之事豈能如何耶王雲聞言愁鎖眉尖亦無奈何隨道小

生再題詩一首煩小娘子帶去請罪如何香珠道既如此  
可速做來王雲就到房中也不落草書成一絕出來付與  
香珠帶去王雲想道英娘之才已知未識相貌如何若果  
才貌兼全又是夢雲的這一段相思矣且說香珠進去回  
復英娘英娘道你將詩去他說甚來香珠道他見了小姐  
之詩稱贊不了自己惶恐英娘道他先恐我無才故來試  
我今見了我和去之詩就如此謙罪此生不獨有才而且  
有志香珠道小姐不要過於贊他還有一詩在此隨遞與  
英娘英娘接來看道

書香今已屬蛾眉

謝傍仙樓曰玉詩

妬月妬花情未足

情思能讓待情時

英娘看過道書生何以前倨而後恭文詞隱逸欲求我相見之意我乃閨中弱女豈好與汝相會也只好復和詩一首隨題一絕叠好向香珠道明早送去罷香珠答道這自然明早送去但此生深有情義小姐不可錯過念頭英娘嘆道世間才郎人所共慮只因我是閨中幼女他是戶外孤男恐方清白故此難露於形容香珠道小姐若不依權變拘此小禮悞却終身大事勸小姐莫作閨中兒女之態英娘道汝當慎言我自知道理到日後再講且說王雲見香珠去了不出來回復心上疑惑不定道爲何一去不來莫非小姐見了此詩不中意麼故此不來就在園中走到廳上廳上又走到園中這一夜枕席不安直到次早眼巴

巴望個多時纔見香珠到來喜得眉開眼笑迎出來說道小娘子爲何昨日不來香珠道清晨來往借折花之由日中來此無以可答王雲道小娘子言之有理小姐可有甚麼說話香珠笑而不答在袖中取出一幅錦箋擲於地下王雲彎腰去拾時香珠就戲道小官人免禮罷王雲道小娘子你好作耍小生少不得有一日將你報仇香珠笑道好人耶恩將仇報我自去也王雲笑道小娘子不要着急仇也是恩恩也是恩小生因惜小娘子年幼不便報恩香珠啐了一哼道你在那裡說些什麼話王雲笑着就將錦箋展開看上面的詩道

縹囊原弗屈蛾眉

一片霞箋曼玉詩



柳柳花花皆有色

未知花勝柳陰時

王雲吟哦了幾遍道詞理相合我懷而踪跡不露真乃女中之才魁笑向香珠道小生有一言相告未知小娘子肯納否香珠道先生請道其詳王雲道小生承小娘子垂情將小生之衷情已申剖於小姐不過小生求一歸計今小如竟依大王拒絕所以欲邀小姐半面待小生細剖一番未知小娘子可能代小生頂言否香珠道先生之言差矣我小姐乃閨中弱質從未見人豈肯輕出君休作此想王雲道小娘子之言雖則近禮但小生熟思已久諒來小姐配父母已歸泉下自隱跡於山寨何時纔有個出頭的日子莫若與小生一面策劃有成豈非兩全其美若論其婚

姻聽其緣耳不敢強求香珠道前日先生一到大三將小姐贅君君何過執不從王雲道此言前日已經奉告一則不知其才二來恐污清白所以相却香珠道今番的小姐不是前日的小姐麼先生不怕污其清白了王雲道小娘子若見憐小生可在小姐面前道其一二香珠道我那記得這些說話先生可寫一字我帶去王雲道有理隨到房中片刻之間修成一緘付與香珠道此事全仗小娘子的神力香珠不答竟接了書呈進去到小姐房中將王雲的說話細訪了一遍纔將書呈上英娘展開看書道

如蘇王雲頓首致書於

英娘小姐精前竊聞才化於五色文章之秀逸遠習

遙聞互相傳捷德配紅裙才稱弱質古今宜揚不一  
採蘋白室皆出書香幽幽清麗敏敏揮毫乃仙姬之  
謫降而下凡塵近寓於齋見案疊詩文壁生光彩異  
常識之方曉珠玉之作實合子擱筆即欲趨仰芝顏  
請教指迷奈閨閣深沉未能插翅特修尺素冒瀆粧  
臺敢懇移玉趾之金蓮望仙姬臨降園亭有衷曲一  
番必當面訴自識予之患難知有嫌疑斷無劫襲至  
祈勿却若果見憐望賜一線之音即當掃門恭候不  
勝翹企之至

英娘看完笑道書生甚覺可笑素無一面怎生叫我去會  
他香珠道小姐可將書中意述與賤婢一聽英娘隨將書

中之意說了一遍香珠道如此一番慇懃之意小姐不可  
負他愛才之舉而且王生又是少年智士小姐一往何妨  
英娘道羞人答答的怎好去會他此事斷然來不得香珠  
道小姐數常愁嘆所為者恐難遇其人今已見才又拘嫌  
疑就到白了頭髮還是一位小姐這是賤婢回主之心請  
小姐自己三思英娘道賤人出言何直總然要會他也要  
想個良策方好香珠道也不用什麼良策一向走的這個  
門被大王封鎖了這具鎖原有一樣兩把一把現在小姐  
箱子上到晚將封皮濕透輕輕揭去那時小姐可出去會  
他直是人不知鬼不覺小姐意下如何英娘心中無有不  
從香珠道事不宜遲小姐可寫一字去相約他纔是英娘

此時已經着迷隨去寫書提筆想道怎樣稱呼纔好又想  
一想道有了莫若作一詞省得稱呼不便隨題一詞遞與  
香球道就約他今晚在亭子上相會香球接了竟到園中  
來約王雲王雲見香球又來忙問道小娘子此來必有好  
音與小生也香球笑道快來謝我小姐已允與君相會王  
雲聞言歡喜無極就向香球深深的一揖道小姐怎樣應  
成約在幾時相會香球答禮笑着說道小如是不肯與先  
生相見乃妾再三相勸方纔應允隨出手書付與王雲道  
要知會期觀此便知王雲道小娘子有此珍寶何不早付  
務要疑難小生香球道這樣快了倒還嫌遲已後我就王  
雲道小娘子已後就怎麼香球笑着道我不說了王雲就

折書看道

右調玉蝴蝶許英娘拜草

翰墨霞箋是錫肅身靜覽洞悉其章士魁才端名表  
茅屋生光集古人揚眉吐氣附當今學貫喜香天府  
中英英俊秀伏為棟梁 凄凄囑音領命會期今夕  
月上東墻素軀臨院浦仰村粧恐俗即夜沉沉更籌  
待漏思雅雅乞述衷腸羞遮斜鬢祈掩悌惶

王雲道深得文家之妙不便稱呼故作此詞隨向香球道  
今晚小生焚香以待小姐駕臨切不可失信香球道先生  
放心等待說畢回去復英娘不題且說王雲滿心歡喜恨  
不得趕下一輪紅日喚出玉兔東昇偏是這一日天色更

長看着挨到日落西山星月布天一時間更點初交人烟方盡萬賴無聲不題王雲望眼將穿且說香珠見夜闌人靜隨拿了鑰匙開了鎖輕輕揭去封皮來向英娘道小姐此時好去也英娘道羞人答答怎好相見香珠道既爲終身之事何拒其相見之羞被香珠只是催逼英娘無奈只得起身也不施脂粉真個是天生的嫵娜香珠開門引路英娘隨後來到亭子裏坐下香珠纔到王雲房外彈其窓道天上仙姬已降何不跪接王雲聞言忙走出來一揖及至起來又不見英娘忙問道小姐在那裏香珠笑說道先生何以這等情癡小姐是在亭子上你隨我來放穩重些不要像這個光景王雲道小生曉得忙整整衣冠恭恭敬敬

敬跟着香珠來到亭子邊王雲却迎月光英娘窺見王雲風流品格一表人材暗想道他日必爲棟梁之器隨側身背月而立王雲就走入亭中先有麝蘭撲鼻只見英娘側身站立隨揖道小生渴慕小姐芳名每欲想聆教益何奈男女有別未能遂愿今宵得覩仙姿如大旱之得甘澤望小姐休作兒女之態英娘還禮答道妾也慮男女授受不清因承先生殷殷賜翰計於策劃故不避嫌疑而來望君諒之香珠道二位請坐下講不用面東面西的站了王雲就在東坐下英娘西首坐下此時王雲纔見英娘的芙蓉嬌面但見他

不施脂粉出天然

淡掃蛾眉謫降仙

語吐如鶯花外囀

風流月下更翩翩

王雲一見也覺魂飛魄蕩隨道屢奉小姐手教佳章英娘道妾無故勉力應教王雲道小生聞得小姐的尊父母俱已去世而且小姐又倚附他人尚還待字寧無粧臺之嘆卯英娘見問慘然淚下道蒙君垂問總然舍冤亦無門可訴妾之家嚴姓許也曾出仕是年妾纔五歲渺茫記事被李霸下山劫掠擄妾上山那時父母年已望五首信杳然諒亦不能存世自今人為父實是出於無奈說罷不勝悲咽王雲道只說是小生遭強徒之困誰知小姐亦然前云小姐乃李霸之女我道這強徒如何生得出這樣一個書香閨秀實令人不信今小姐久居山寨有所慮乎英娘

嘆道君乃一男因此尚然無為何况妾是一女子總然有慮終為無益王雲聞言兜起了自己的歸心向英娘道小生來之踪跡小姐自然盡知希圖今夕之會者請教於小姐策一回鄉之計幸勿見却英娘聞言暗想道書生見面並無別說就想歸計他幾番懇切之由從何而起他必竟觀我之動靜試我之心術隨道先生欲得回鄉之計此非一朝一夕之事有巧處方可圖之但妾有一言欲訴與君猶恐見笑王雲道小姐有言見諭何方英娘欲言又沉吟了半响纔道先生府上自然曉過名門故將清白之言見却不然君以名問貴裔不憂繫妾王雲聽得英娘說出這一番言詞就接口道小生親事雖有議尚未納聘前日勝

賊將小生劫上山來也爲小姐親事小生只道是賊賊之女所以將清白之推若早知是小姐就無這番饒舌了英娘道君初上山來不知是錯今以就裡分明君亦無疑矣妾欲與君永訂終身之約莫以自薦卑微見却玉雲道雖承小姐垂愛小生敢不聽從日後倘得僥倖成名卽來迎娶小姐下山成百年之好英娘道蒙不棄是妾之幸香珠已在傍睡着英娘喚醒香珠向玉雲道天將曙矣妾要回去明晚約君至妾處另有相訂玉雲喏喏領命依依不捨相別英娘也欲留連香珠相促而去依然將門照舊封鎖好了進房去安睡不題却說玉雲也回房去雖然解衣就寢在枕頭上想道世間只知有夢雲小姐誰知又有一個

英娘更勝有意不能一晤無心反能成事世間之事難於側料此一夜思來想去不曾合眼寢忽之間東方既紅日高升少頃起身是日滕武寨中到了兩個客盜滕武在他們面前稱贊玉雲之能以爲寨中有人隨來請玉雲出去相見玉雲有英娘之約再三相却滕武務必要請去玉雲無奈也只得勉強陪着衆人晚間設席直飲到二更方散玉雲心上一則有事二來不勝酒力被衆人你勸一杯我勸一盞竟也大醉扶到床邊倒身就卧不題且說英娘不知玉雲去陪客日間整治下幾品佳餚美酒候玉雲來小歡到夜深時分叫香珠去請玉雲香珠隨開了門走到玉雲房門首見燈火皆無寂寂無聲隔窗輕輕叫了幾聲

並無聲息隨恨道少年子弟能無信行怎麼到睡着了又  
听了一會全無動靜隨恨恨而回見了英娘氣喃喃的道  
年少狂生這等無信他竟安然睡了賤婢喚之數次並無  
聲息英娘聞言氣得長嘆道一則是你賤人之唆致使我  
受浪子之薄正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從此之後汝再不  
許到園中去與我收什起這個念頭罷香珠見小姐怨着  
他默默無言竟不到園中去了不說他主婢二人杜門絕  
跡且說王雲一醉醒來想起英娘所約之事恨道悞盡大  
事英娘不知我酒醉只說我是負心之人巴到天明起來  
望香珠來說剖原由再約來期誰知香珠踪跡杳然王雲  
勃如濺土之梭走出走進的想道香珠為何不見出來是

何緣故一定為我失約自古女子心專見我未曾赴約必  
然為此所恨怎知小生因酒悞事自此已後寢食不安那  
正在九月初旬的時候王雲心中一日一日愁恨就懨懨  
成病好生難度這一番王雲卧病不題且說英娘雖然一  
時之忿到底有些掛念想道王生如此文雅風流豈是無  
情之輩又不好叫香珠再去問個消息遂想出一個主意  
道此時園中菊花諒有莫若叫香珠去看菊花為由其中  
自有分曉主意已定遂向香珠道園中菊花不知可曾開  
放你去看看若開了可移兩種在盆內玩賞香珠明知小  
姐差他看菊花是探聽王生消息遂笑說道說過不到園  
中去的如何小姐倒忘記了英娘道移菊花何妨香珠笑

道無妨賤婢去移花去說罷一境走到園中見菊花果有兩種開的就走到廳上去拿鏟挖花不見王雲只聞得房中有些聲息香珠就作嗽了一聲王雲聞得咳嗽是女子之聲忙起身往外一看見是香珠喜得向前問道小娘子爲何數日不來害煞小生也香珠見王雲容顏消瘦甚是可憐遂道先生還是因病失約還是失約得病王雲道小生因失約纔得病的香珠道你既失約可負小姐之心病就不該生了王雲道小娘那裡曉得這樣屈情皆因勝必生禍小生承小姐同小娘子好情相約真乃有幸不期被滕賊務要拉去陪客被衆人強勸了幾杯竟吃得酪酊大醉因此失約連日又不見小娘子到來丟得小生這般冷

洛所以懨懨成病還望小娘見憐香珠道小姐乃閨中英傑之女期約先生不至未免恨怒所以纔閉門絕跡那裡曉得有這段情由先生且暫寬心侍妾向小姐細剖此情再當奉復王雲聞言忙向香珠一揖道若得小娘子見愛感情不淺香珠還禮笑說道先生何多情耶說罷遂移了菊花同去竟拿盆去種菊花王雲之事絕口不題英娘見香珠花已種完尚無一言暗忖道難道不曾遇見王生遂問道移花去可曾遇見王生香珠笑着回道不曾遇見英娘見香珠含笑而言必有緣故遂道看我日後如何待你香珠道只說王生負心誰知爲了小姐在那裏害病英娘驚道他自己負約何以又爲我生病香珠道前次不是王



生之過是大王拉他去陪客被眾人勸酒吃醉了所以失約這幾日又不見我們的動靜故此恨想成病若然不去寬慰他則恐害了王生的一條性命英娘道我疑這生不是負心之輩你就去約他今晚進來罷再莫有悞香珠遂到園中來向王雲道妾來特報佳音今夕切莫再負王雲道承小娘子關切小生自然在心香珠恐有人來隨就進去英娘收付了房中單候王雲進來倏爾夕陽西墜夜色闌珊已是初更時候英娘向香珠道你可去約了王生進來香珠暗笑道前日如何今夕如何遂卽開了門走到園中見王雲打扮的俏俏麗麗在那裡走來走去上前道打扮得好耶王雲吃了一驚見是香珠方道小娘子來了香

珠道不要多言隨我來王雲喜從天降隨了香珠一縷一曲來到英娘外房只見琴書圖史並無脂粉之氣英娘遂在內房走出來向東而立王雲見了身在浮雲忙揖道前晚蒙小姐相約不期適其間阻是小生粗心乞爲恕罪英娘答禮道前夕承君子允訂故耳相約一決遂分賓主坐定香珠捧過茶來二人飲畢英娘道妾雖承君子不棄恐其口角之言無以爲信所以有相約之舉請君之示一則釋妾之疑一來恐君以妾爲自薦日後輕棄令妾有白頭之嘆王雲道小生在難中承小姐知遇之恩豈有變易之理但是小生在蘇有一門親議倘若家慈定了那時小姐如何豈不是小生負義英娘道君就有五六佳人妾也愿

居其末只是不棄妾於此則感君之厚德遂喚香珠安排  
香案二人對天同拜誓畢香珠見他二人已成好事遂擺  
下佳餚二人入席對面坐下香珠在傍斟酒各相敬酬你  
想一個是俊俏才郎一個是窈窕的佳人豈有不動情者  
因各懷着有才不可無德的念頭所以毫不相狎惟有談  
論些古往今來詩文之事王雲道小生羈絆於此終非長  
策小姐何以教我得圖歸計英娘沉思良久道君之歸計  
則易曰近重陽之節年年象頭目大小僕儼皆要去出關  
登高那時妾略施小計可以脫離此山寨但郎君去後路  
阻山川極人之險一旦音信杳然難免終朝懸念王雲道  
小生此別倘能僥倖成名只在三年之內定來迎娶小姐

英娘道妾居非其所三年之別倘一朝事變那時禍起蕭  
牆妾到疾不知作何結局諷到傷心之處忍不住兩行珠  
淚落將下來王雲道今日乃爲婚媾之始小姐何出此不  
吉之言英娘道非爲不吉也不得不慮香珠見他二人慮  
前慮後的遂道小姐今夕何夕也不要過慮若是前日王  
相公上山時竟俯就了也無這番光景了今宵始訂姻  
好日後之事豈能預定悲歡離合上蒼自有定數小姐好  
生歡喜莫作愁煩二人聽了香珠之論纔更歡喜英娘道  
雞已三唱郎君可回去罷妾有綾帕一方上有偈言一絕  
郎君收去好爲日後之驗遂起身到妝盒內取出遞與王  
雲王雲接來收下自想無物答贈只有綉翠私贈之玉魚

一枚遂在身上解下送在英娘面前道這個玉魚是小生常佩之物小姐可收下英娘遂拿起一看果是玉魚其光潤可愛就收於袖中王雲起身辭別英娘亦起身相送一同到園門首英娘道初九之夜再約郎君會於亭中還有一言相謫王雲點頭道小生之歸計小姐千萬在意英娘道此事妾已安排何用郎君費心遂命香珠送王雲到花廳方回來關門同英娘進房安寢不題却說王雲來自己房中將英娘所贈的綾帕取出鋪於几上道夢雲有一方綾帕誰知英娘也有一方綾帕甚爲奇異上有一首落花

詩道

春風花老囑誰憐

點點殘紅落地研

片片春魂明月伴

如何不墜在池邊

許氏英娘咏落花之句

王雲吟了幾遍稱贊不已又嘆道雖然今宵得此佳人只怕日後還在鏡中總是我王雲婚姻之魔遂滅了燈安寢不題却說勝武到了初八這日聚集大小僕羅在廳道明日是重陽之節汝等各要整備衣甲鞍馬旗幟鮮明好到北山採獵登高敢違令者定按軍法衆僕羅合寨去整備不題且說英娘到了晚間叫香珠開了園門三回到亭子上來誰知王雲先在亭子上相候了見英娘走上亭子來王雲就上前一步揖道小生有何德能敢勞小姐垂情獎娘答禮道說那裡話來君之事卽妾之事計策已經拊定

若明早勝賊來請郎君北山登高郎君可托病不起遂他  
自去那時妾着人送郎君下山王雲道有費小姐清心但  
是此別之後未知會期何日寧不叫人腸斷真娘道郎君  
此去之後諒來音信不能聞問然而知妾諒妾者惟郎君  
一人此去稍能得意可早來迎妾久之必生他變王雲道  
小生去雖去了倘勝賊回來查問將何以對英娘道妾自  
有發付郎君不必慮此王雲道諒來明日匆匆不能面別  
小生就此拜別小姐罷二人遂一同拜畢王雲道小生去  
後小姐珍重貴體毋以將小生爲念英娘哽咽不能言語  
惟道郎君前途珍重酒淚而回看珠也不勝淒然正是

淑女憐才結好音

感離情切過傷春

依依款致情珍重

始爲難期翠黛暈

到了次日重陽滕武進來請王雲去登高纔走到房門前  
只聽裡面呻吟之態忙走向床前問道公子爲何這等模  
樣王雲道得罪大王小生不知何故昨晚偶然抱病好生  
難過滕武道公子莫非受些涼了遂命烹薑湯來解寒王  
雲道多蒙大王費心滕武道今日是重陽佳節特來相請  
公子去採獵登高不期又有貴恙王雲道承大王美意諒  
不能奉陪矣滕武遂喚丁老伺候道倘公子要茶湯之類  
須要小心應酬丁老領命滕武倒底是個粗人那裡曉得  
王雲是計見王雲在床只道是真病遂出去點齊僕僮帶  
了犒賞之物滔滔望北山而去英娘知滕賊已去分咐廚

上安掛幾席酒篋又向香珠道這是綿衣一件白銀拾兩可拿去交與王生叫他小心前去可再對王生說莫忘了良宵重誓可叫汝父送他下山指明去路速速回來香珠領命來到園中向丁老道爹爹你可曉得這王相公的事麼丁老道我也曉得些香珠道你還不知深細他說起來是小姐的哥哥如今要瞞着大王送他下山要爹爹一行送上大峪作速回來倘大王回來查究只說王相公病好起來去趕大王的便了丁老道是了王雲在房聽得這一番囑咐滿心歡喜遂起身下床香珠進來道郎君可曾打點麼王雲道小生惟有此身並無打點香珠道小姐命妾致意郎君前途珍重不可忘却良宵之約這包內是綿衣

一伸與郎君禦寒白金拾兩爲途中之用王雲道苦忘了小姐之德非禽獸而何祈小娘子轉致小姐說罷淚下香珠亦流淚道郎君此去地北天南會期未卜愿郎君專心進取頭名也不枉妾一番心計總然日後相逢妾之存亡也未知若何王雲道小娘子說這不利之言反助小生的愁腸了香珠道郎君前途保重說罷放聲大哭王雲含淚揖道小娘子不必悲傷會期有日香珠道郎君若問廳上鼓聲卽行說罷含淚別去英娘見香珠眼俱哭紅不覺自己亦淒然淚下香珠道王郎同父親俱已約候但聞廳鼓響就起身了又叫賤婢致意小姐英娘遂令人傳合至外凡在寨中併守關隘將佐大小僕僮皆來候賞但鼓起三

通俱要到廳如有違令不到者以軍法從事眾僕僮聽得  
 犒賞無有不到者一聞廳上升鼓眾皆齊集謝過小姐竟  
 樂然大飲那管他關隘倉房王雲聽得鼓响斗下老背了  
 包袱竟下出來並無一人阻當行了半日方到大路丁老  
 向王雲道相公已上大路前去便是宜興遂將包袱遞與  
 王雲丁老回山去訖王雲一人取路前行只因此去又續  
 了舊日風流歡喜喪却了椿萱煩惱畢竟不知王雲怎生  
 到家且看下回分解

王府中椿萱遭變

吳衙內惡棍強婚

詞云

故地椿萱遭變皆因夙緣繫戀傷心何必淚潛潛夢

裡多成倦賴蝦蟆想天鷺那得上情天總饒紉袴謝  
 無邊怎得情人面

右調誤佳期

話說徐氏夫人自從王雲失去之後日夜憂愁慙慙成病  
 婢子玉奴百般解勸夫人怎得丟下思見之念玉奴幾次  
 叫王公去請醫生來調治夫人屢次不許請醫道我病非  
 藥餌可治惟有終朝垂淚思想兒子不題却說王仁誠在  
 京得了這個信息心中未免憂煎忽然得了一病不數日  
 而身亡有同繚甚為傷感遂買棺盛殮連夜打發家人報  
 到姑蘇然後又着家人送柩下來家丁曉行夜走不幾日  
 已到姑蘇纔走至府前有門上王公見是姚茂芽了一身

的孝服遂問道姚茂哥你穿這樣服色莫莽老爺有何長短麼姚茂道不要說起老爺在京一則得了公子的消息也着些惱二來又得了一個急症不數日身故王公聞言大哭道夫人也正在抱病之時若聞此信大事休矣又不得不報遂叫姚茂到後邊用飯自己走到後堂來玉奴迎着問道王公公你爲何哭起來王公道玉奴姐不要說起不期老爺在京病故了姚茂現在外邊報信玉奴聞言驚得魂不附體只得進房報知夫人夫人病勢正重又聽得王奴說姚茂來報老爺京中病故這真是雪上加霜一驚一苦遂歸陰府玉奴見勢不借連喚夫人竟不醒來摸其四肢皆冷氣也無了說得玉奴脚軟筋麻大哭出來道王

公公不好了夫人得了老爺的凶信一慟氣絕王公開言忙叫他妻子取薑湯來灌灌之不受王公看來無用遂大慟出來叫錦芳去請張萬二位相公來謫議錦芳遂去報知二人張蘭萬鶴聞言大驚飛奔而來王公接着跪下墜淚道不料老爺夫人有此大變叫小人肝腸皆斷方寸已亂特請二位相公來斟酌二位相公看先老爺之面推公子相契之情全要二位相公作主張萬二人挽起王公也下淚道說那裡話來你公子之父母卽我等之父母如今事已至此汝速去打聽人家可有好壽器兌銀去買王公卽忙去備辦直到次日人殮已畢王仁誠爲人槓直故此門生故舊俱皆疎淡真個是世態炎涼見王府夫婦雙亡

王雲又不知去向竟無親眷上門全是張萬二人料理喪事極盡年家之誼張蘭吩咐王公道你者人家可掌管府中諸事婢僕不得渾襍看你家公子今冬可有消息若無音信待明春再作計較王公領命張萬二人時常來照看

不該王府中喪事却說王雲別了丁老找大路前行他是一個嫩弱書生那裡曾走過路來可憐一日只走得三四十里朕武着人來趕幸爾王雲走了小路故此未曾追着王雲行了六七日一日行來看看天色已晚前無村後無店心上有些着急脚步偏又走不上漸漸昏黑上來正是心慌之際猛見東邊林中射出一星火光心土又少安就望燈走近見是幾間茅屋窓內燈火猶存只得上前敲門裏

而婦人認是丈夫回來問道為何今晚就回來了及至開門一看見是個少年書生乞了一驚忙立在門後道家下無人黑夜到人家敲門打戶說罷就欲關門王雲見要關門只得走進一步揖道小生因天晚不能前行故造貴府借宿一宵明早就行的望小娘子開恩這婦人還禮王雲

這婦人看着這婦人道小娘子好像有些面善那裡曾見過這婦人道妾也有些面善客官好像向年在武林吳府中託室雲相公王雲道小生就是小娘子可是綉翠姐姐綉翠笑道正是賤妾遂邀王雲到裡面坐下將門拴好忙備夜膳與王雲用畢方問王雲道郎君何能到此王雲道一言難盡遂將上京江中被劫目下逃回這一段情由細說



了一遍獨不題起英娘之事綉翠道也是天假其便與郎君重會王雲道姐姐如何住在此間的綉翠含淚道賤妾來此也是爲君自夏間事露之後賣我出來就嫁了販窑器的朱壽在八月中遷到此地來的王雲道好個朱壽我曾會過他兩次綉翠道這也奇了郎君何處會過他的王雲將會朱壽之情由說了一遍又問道姐姐此地屬何縣綉翠道這裡宜興落鄉王雲道你丈夫往何處去了綉翠道今日衆同行議事今晚演戲有酒大約要明日纔得來家王雲道故此姐姐方纔開門認是丈夫回來小生幾月不會今觀姐姐芳容比昔日更加丰彩了綉翠道郎君休得取笑妾自別君之後無時不念郎君又想小姐待我之

恩真個令人腸斷王雲道小生承姐姐知遇之恩亦時時在念不料天從人原無巧不巧今夕又與姐姐相會綉翠道郎君途中辛苦請安睡了罷王雲遂起身同綉翠走到第二進屋內亦是三間茅屋東首一間是綉翠做房西首一間閉着中間是坐起王雲道請姐姐自進房去睡罷小生只好就在此間坐一宵矣綉翠道郎君不必過謙奴家草榻當讓與客王雲已知來意遂笑道今非昔比綉翠笑了一笑就去移了燈同王雲進房自己去將床鋪好纔向王雲道請安罷王雲走到床上坐下看他房中鋪設雖然

是村舍人家倒也收拾得潔淨一張紅漆涼床床上一條紫紅紬被綉翠拴上房門笑向王雲道郎君請床上睡妾

在這榻上睡了王雲笑道姐姐也來虛套了說罷遂相挽並坐卸去衣粧連臂同衾一則是舊時相知今宵又他鄉遇故郎貪女愛曲盡永夜之歡難述其妙正是

他鄉逢舊好

男女兩相親

今宵雲雨暢

不比向時春

却說王雲正同綉翠雨散雲收倦情濃睡只見他父母在雲中呼喚道我見快快家去罷說畢望西而去王雲急趕上去被門檻一絆驚醒乃是南柯一夢渾身冷汗肉跳心驚綉翠亦被王雲驚醒問道郎君為何着驚王雲道不瞞姐姐說適間得一夢甚為不祥綉翠道所得何夢待妾詳之王雲道夢見我父母在雲中呼喚小生叫我速速回家

說罷竟望西而去可是不吉之夢綉翠道郎君且自寬心此夢應於老爺陞任也未可知王雲道非也這半夜雖然與綉翠共枕心上疑疑惑惑也無情再赴陽臺天纔有曙色就起身欲行綉翠道郎君何必過起這樣早王雲道早些好遲了恐你丈夫回來非為見戲綉翠遂即起來忙向厨上收拾了湯飯與王雲梳洗用畢王雲打開包裹出房取白銀一錠送與綉翠道聊為一履之資望姐姐笑留綉翠道郎君前途要用妾受之無益王雲道小生自有姐姐請收下不要見棄綉翠只得收下遂泣道妾與郎君此別後料難再有會期執袂慟然王雲亦含淚道後會有期姐姐不要掛懷綉翠道郎君此番若至武林日後得借小姐

之姐乞述妾之懷郎君前途保重王雲因心上有事無暇細敘只得匆匆告別綉翠自此思想王雲懨懨成病不愈而亡此是後話且說王雲走到宜興縣僱了船隻不兩日已到姑蘇上岸打發了來船急到家來只見門上掛白大吃一驚已知夢兆進門來遇王公王公見了主人回來憂喜交集王雲見王公一身孝服忙問道老爺夫人莫非有些不測麼王公哭道禍事不小老爺在京得病身故夫人見公子失去無信終日惱悶正是病凶又聞老爺之信一慟也歸西去了王雲聞言大哭一聲猛然倒地王公慌忙叫公子甦醒後邊玉奴錦芳及衆家人聽得公子回家哭暈在地都一齊跑出來叫扶將起來坐在椅子上王雲慢

慢醒來哭道我王雲大爲不孝真罪人也說罷又大哭王公勸道公子不要過於悲泣恐傷貴體王雲纔住哭問道老爺的靈柩可曾着人去扶王公道朝暮也好到了王雲道夫人亡後全虧你料理王公道小的是應報効主人還虧張萬二位相公在此作主王雲道夫人之柩是停在後堂王公道正是王雲就將家人的孝衣換了進去哭拜夫人道孩兒別後三月不料父母皆遊泉下不能見面丟下孩兒好苦也幾番哭絕王公再三苦勸道公子少要慟苦老爺夫人已今升天去了諒不能復生目今全仗公子接代香烟可保重尊體要緊王雲方纔住哀遂命家人在柩傍打下床鋪伴材次日張萬二人聽得王雲回來喜之不

勝就來看候王雲正是

友誼誰知勝嫡親

心契纔能扶患難

何期張萬處交真

管鮑同論有幾人

張萬二人來到王雲門上家人進去報知王雲王雲出來拜謝二人道先慈去世承二位長兄培植恩感五內張萬子人忙挽起王雲共揖畢坐下道自兄失去及先年伯父母去世令弟等旦夕掛懷今早聞兄回府使弟們歡喜之極王雲流淚道不料先父母如此結局甚爲可傷說罷又天慟張蘭道世間死別生離最苦之事總亦是大數兄也不必過於苦傷夏間道人的偈言看來倒應驗豈非定數况年伯只得兄一位若日夕悲慟倘有些三三長兩短反爲

不美王雲道承二位兄美意弟亦足佩但道人之言前句總應未知末二句如何張蘭道前事已驗自此一路吉慶長兄何須憂慮錦芳捧出茶來三人用畢萬鶴道夏間兄在江舟被盜劫去意欲何爲兄怎得脫身可說與弟們知道王雲道小弟那日被盜劫去恐其加害誰知其意不然就將到山寨滕武招贅不從及逃下山來之事細說一遍萬鶴笑道也屬兄之才調能脫虎口正說話間有金聖志貴知王雲回家二人亦來相候王雲三人看見遂起身俱各揖畢就序齒坐定王雲謝罷二人李貴道適聞小弟同浴文兄偶聞得清霄兄回府故此特來相候又不料尊大人有此慘變小弟等不勝傷感王雲道承諸兄垂念乃小弟

之幸但先父母去世是弟之福薄金聖道兄乃人中之鳳  
他日飛騰可並日月莫要苦傷貴體張蘭道閑話休題近  
聞得二兄北下總榮授了弟等尚還欠賀原來金李二人  
俱納了武職故此張蘭說起李貴道秀芝兄休得取笑弟  
等不過支持門戶算得什麼數王雲道小弟昨日纔到故  
此不知待過有期少不得要來奉賀金李二人道斷不敢  
當他賓主五人言來語去直到日暮纔各人散去不題却  
說王雲在家單候父親柩至好開喪出殯不幾日家人報  
來說老爺靈柩已在河下姚茂等聽得公子回來好不歡  
喜即見了小主人王雲道姚茂難得你一片好心扶老爺  
柩來姚茂道公子說那裡話來這是小人分內之事前日

小人已到此報信又復去迎接的王雲吩咐明日起柩到  
廳說罷急到舟中見了棺木猶如亂箭攢心以首撞地哭  
之幾絕衆家人苦勸方止到次日合夫人之柩停了此時  
親朋曉得王雲回來又是一番氣象都又來作弔好不熱  
鬧無幾日之間安葬已畢王雲接着就謝孝忙了幾日料  
理事完竟在家守孝讀書不題却說滕武那日打獵回來  
去看王雲見房中無人遂到園中去看竟也不見就喚了  
老來問道王相公那裡去了了老道自大王去後王相公  
病好叫小人指往北山去路去趕大王的滕武知道王雲  
脫逃遂叫僕羅分頭追趕衆僕羅去了一日竟追尋不着  
回來復了滕武也就亂起不題且說吳斌致任在家自王

雲去後無聊之極幸有夢雲同父親吟詩和唱消遣不想  
一日聖旨到來言兵部侍郎吳斌告假日久速速赴京聽  
用吳斌謝恩請過聖旨先打發天使回去又住有幾日就  
命家人收什起身遂別了夫人兒女那正是仲秋天氣一  
路上對景淒涼至初冬方到京中朝見聖主會謁同僚忙  
了幾日住下稍閑不題却說臧英爲官奸惡因吳斌梗直  
他也不喜歡他一日偶有日本作亂已受招安聖上要差  
官去封王旨下着該部知議回奏這臧英就特薦一本聖  
上見本薦吳斌出使遂詔吳斌論道全臧英薦卿往日本  
封王諒卿不辱君命可刻日起程吳斌聽旨說得汗流夾  
背復奏道臣蒙聖恩授職未經出使只恐有辱君命伏乞

陛下另選能員不負聖意上道朕已點卿諒不辱命待卿  
出使回朝加卿官爵毋得推阻吳斌諒不能辭只得謝恩  
退出總然深恨臧英也無奈何只得收什刻日起程衆官  
齊送出城吳斌別去到日本封王不題却說臧英之子臧  
新在家倚仗是兵部的公子同着白從才奉東遊西蕩爲  
非作歹一日才白二人在臧府小飲臧新說道老白我若  
大年紀尚未續姻怎得有一日娶個如花似玉的娘子則  
遂我平生之愿也白從道這有何難臧新就問道老白你  
說不難那裡見來白從道見是沒有見似大爺這般相品  
才情豈無一名姝來配大爺麼只要大爺留心說與媒人  
們去訪若大城中豈無一個絕色佳人的道理這臧新見

白從的話說得快暢連叫斟酒三個人說白道黑吃到日暮方各散去到得次日臧新叫家人去喚媒婆家人領命卽刻就叫了兩個慣做媒的班頭媒婆一個姓張一個姓王兩個媒婆來到臧新見了臧新踏了一踏道大爺呼喚小婦人們有何吩咐臧新道喚你二人來非爲別事我大爺要娶一位才貌兼全的娘子尋你們到城中去訪訪不拘貧富人家只要人才出衆張媒道有貌的也還容易若說有才有貌的却難臧新道如此說來我大爺終身不娶不成張媒道怎說個大爺終身不娶只是將就些也還容易臧新聽了大怒便罵道沒的放你娘的狗屁難道我大爺將就些竟娶一個村姑罷這樣說的可惡叫家人快與

我趕他出去王媒忙向前說道大爺且息怒聽小婦人有一言奉稟我這張媽媽本來不會說話故此冲撞了大爺可怨他初次若說起才貌佳人有一是却有一位難是却難臧新道有了最妙如何有許多難處你且說來是那樣人家王媒道是府前兵部侍郎吳老爺家有一位小姐年方十七生得如廣寒仙子月裡姮娥真正落筆如龍蛇飛舞諸子百家無有不曉臧新聽了王媒的言語喜得手舞足蹈起來恨不得立刻娶到家纔好又問道這小姐叫甚麼名字王媒道小姐的芳名叫做夢雲臧新聽得夢雲二字道原來就是帕上之人喜的沒法真個是天隨人愿王媒道大爺爲何如此歡喜日後吳府不允不要煩惱臧新道

這段姻緣豈有不成之理王媒道吳府小姐小婦人也曾說過幾次俱是縉紳公子那吳老爺總不肯允臧新道他不允要配何等樣人家王媒道人家倒還不論只要與小姐才貌相當方纔肯允臧新道似我大爺這般才貌也不為俗了你二人可用心去說他二人唯唯領命竟投吳府中來了環迎着道王媽媽與張媽媽是甚麼風吹到我們府中來王媒道我見你家府中如此熱鬧故此進來看看了環道你老人家不曉得麼我家老爺奉旨到外國去封王今日報到夫人在那裡煩惱哩張媒道這是喜事爲何倒煩惱了環道出使外國封王路程遙遠不知幾時纔能回來所以夫人和小姐煩惱你二人進去勸勸夫人來二

人進去見了夫人道老夫人恭喜老爺封王榮歸自然加封爵位夫人道什麼恭喜千山萬水的去了知道可得回來王媒道說那理話來夫人當時打發報人去訖又問二媒婆道你二人到來必有事故王媒道也沒有甚事來候候夫人小姐的小姐爲何不見適纔在此想是進房去了張媒道這樣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那得才貌兼全的一個狀元郎來相配纔好若是小婦人做着這頭媒就好了夫人見二人言語已知來意自想夢雲年已長成或者說來有個佳配亦未可知遂道我家小姐也倒不在高攀門第只要與小姐才品相當也就罷了王媒聽得夫人有些口風正合來意遂道本城中倒有一鄉宦人家有一位公



子年紀纔二十歲前年八泮取的案首好個人品相貌正好與小姐聯姻夫人道姓甚名誰王媒道他父親現在兵部尚書姓臧名華玉夫人道聞得臧華玉爲人不大端方其子諒亦可知張媒道夫人非此而論自古龍生九種這公子倒不比他父親爲人言談儒雅貌相端嚴夫人若攀這門親倒好除却這位公子別家也少夫人被他二人說得半信不信的道你兩個到明朝來討回信二媒婆就起身去回復臧公子不題却說夫人就走到夢雲房中來夢雲正同綉珠在窓下刺綉見夫人進房即便起身夫人道我兒刺綉不要辛苦了夢雲道孩兒不過閑中消遣也與不得生活夫人道適纔張王兩個媒婆來與你做媒說兵

部臧華玉的兒子才學相貌都好不知真假若是可矣我想攀了這門親也罷不知孩兒意下何如夢雲聽得夫人有允結之意遂道孩兒聞得臧兵部爲人不端其子之才學德行不問可知這也息聽母親裁度論理還該訪訪夫人聽了夢雲之言似有不欲之意遂道自然還要着人打聽母女二人又講了些家常閑話夫人就起身出去夢雲一個在房停針想道諒來臧生豈是可兒倘若母親錯主將我許配豈不悞盡終身思來想去自恨紅顏薄命清溜溜流下兩行珠淚有綉珠捧茶進房見如此光景便問道小如何故流淚夢雲不答綉珠遞過茶明知小姐因臧家議親恐夫人允了落淚也就走開却說夫人出來卽刻着

人打聽臧新的好歹少刻打聽回來細細將臧新爲人  
端之處呈說與夫人遂罷議親夢雲方得心安却說臧新  
自媒婆來說明日去討回音他到得次日絕早就叫家人  
去催張王二媒去吳府討信定局二媒不敢怠慢只得就  
到吳府中來夫人尚在房中梳洗王媒道夫人還未出房  
哩夫人道爲何來得這般早王媒道公事在身不得不早  
夫人出房坐下張媒道昨日夫人有命叫小婦人們來領  
台示故此早來未知夫人有何吩咐夫人道昨日忽忽未  
曾看得來書晚間纔看有老命可囑言女孩兒擇配務要  
待他來作主所以老身倒不便管了王媒見夫人推托大  
失所望便道老爺同期有日豈不悞了小姐的青春如何

是好夫人道小女尚還年輕就遲一兩載也還不妨正說  
之間夢雲出來問夫人的安見了二媒婆心中好生不樂  
二媒見夢雲出來各起身禮畢王媒道我有年許不見小  
姐小姐越發長成了夢雲不答問過母親安遂就坐下二  
媒見夢雲生得如花似玉定睛只顧看他夢雲見二人看  
得厭煩遂起身往房中去了二媒見夫人不允也就去回  
復臧新二人一徑來到臧府臧新迎着道此事如何王媒  
道小婦人再三玉成奈何夫人不允說他家老爺有書直  
要待他回家作主大爺不要見責不能効力臧新聞言怒  
道這潑婦如此可惡你就推托允與不允我大爺難道罷  
了不成偏要他的女兒不怕他不肯遂就逐出兩個媒婆

二媒受氣出門道真真悔氣直走了這兩日湯水也沒一些粘牙倒要受氣二人一頭走着絮絮叨叨的回去不題却說吳璧在他伯父任所回來到了家中見過母親妹子坐下夫人便問道你伯父母安好否吳璧道伯父母命孩兒致候母親二大人都還康健近日聽得爹爹出使他那諒情又是臧華玉之鬼甚是可惡不題他母子譚心且說臧新在家一心想夢雲無計可施一日臧新正在尋思無法忽值白從到來見了臧新道大爺爲何在此出神臧新見是白從道老白你來得正好我有一件心事與你譚議白從道大爺有何使令小的無不聽從臧新道前日有一門親事是王媒婆說起的不料就是怕上之人其女猶如

西子重生白從拍手笑道就是怕上之人這也奇了正該是姻緣臧新道我也是如此想不料那老母猶竟不允白從道其母不允又是作怪大爺可能奈何他麼臧新道倒也無法聞得他大兒子近日回家除非煩白兄去一往向吳玉章說看他允是不允若然不允我自自有道理白從領命遂起身到吳府中來問門上有人麼家人問道是那一位白從道是我白相公可去報知你家公子家人遂走着道什麼大來頭自稱相公來到書房中向吳璧道啟上公子外面有一人要見公子他自說是白相公吳璧聞言想道是那個姓白的只得出來見是白從迎上廳揖罷分賓主下道久不接教已有年餘近聞兄在臧府中那得閒暇

至舍白從道好說兄一向他往不曾進謁今日登堂相候  
兼有一事奉求兄且猜一猜吳璧道小弟那裡去猜白從  
道諒兄也猜不着小弟此來係臧兄所委聞得令妹賢淑  
所以特托小弟來求庚帖一則是門當戶對二來佳人合  
配才子未識長兄尊意若何這吳璧深知臧新目不識丁  
現相亦難稱揚豈肯與他聯姻遂道承我兄作成甚蒙關  
切門楣之間倒不在高下之論奈何家君出使無人作主  
豈敢造次望兄委曲轉達臧兄白從道足下休得過謙尊  
翁老大人雖不在府然有合堂作主何必待尊公來吳璧  
正色道白兄之言差矣自古道女子三從在家從父况且  
家嚴也曾吩咐過了舍妹的年紀又未到二十三十何必

過於噴噴白從被吳璧搶白了幾句就一腔怒氣竟告辭  
去了白從氣冲冲走到臧府來臧新邀白從坐下道吳玉  
章可肯允此親事白從氣吳璧搶白他遂造言道再莫說  
起吳玉章這小畜生可惡之極不允親事倒也由他怎麼  
就出言不遜說大爺無才相貌醜陋無所不至又將我搶  
白了許多臧新聞言氣得躁跳道這個小畜生狗骨頭這  
樣可惡難道你不允就罷了不成你妹子現有把柄在我  
手中不怕你飛上天夫白從道大爺作何計較臧新道且  
消停議論要你受了氣且取些酒來與你消消氣再講不  
題二人飲酒且說吳璧進來向夫人道耐耐臧新這廝竟  
着人來說妹子的親事孩兒已回他去了夫人道我倒忘

了前日有兩個媒婆來說親那時不知臧家底理故此叫  
他次日來討回頭當時就着人去打聽明白到第二日說  
時我已回付了何得又來說吳璧道臧新爲人才決兼有  
兩個幫閑防他還有不良之念此事怎好夫人道我家女  
兒由我作主吳璧道懼是也不懼他就是惹厭得緊妹子  
年紀已長成不如訪相宜門第配了親也罷省得人家來  
求親不允又要招怪夫人道我也是這等想只是看你妹  
子之志非其配而不悅如之奈何吳璧道這也由他不得  
他母子正說話之間巧巧綉珠出來聽見就進來將夫人  
同公子所論之事一五一十告訴與小姐夢雲聞言嘆道  
自古紅顏薄命沒情沒緒起身援筆因題一絕書於後堂

壁上吳璧正進來看夢雲及至走到後堂只見壁上墨跡  
淋漓走向前一看知是妹子所題便吟道

綉戶龍香裊篆烟

一陽凜冽賦從天

小心只苟東皇主

兩如風催總不然

吳璧細玩其詩已知夢雲之意借梅花之意遂走到夢雲  
房中來豈知夢雲正在房中納悶一見吳璧進來卽起身  
讓坐吳璧坐下道賢妹爲何在此悶坐夢雲無言急對只  
得推說道小妹適成俚言一律尚欠推敲故此沉吟待小  
妹錄出與長兄揀抹吳璧道愚兄不習此焉能斧正近來  
賢妹詩才大長愚兄正欲一觀夢雲遂取一幅花箋立就  
詩一首書出送在吳璧面前吳璧看上面寫着仲冬卽景

道

雪舞風酸烟漠漠

珠簾香擁梅花萼

凝寒窓下竹蕭疎

護暖樓中人不覺

書雲亞歲例觀臺

吐火嚴冬附仙畧

揀點閑閑勝事無

朦朧呵筆學塗鶴

吳璧吟完美之不已道賢妹詩才過於男子愚兄竟擱筆矣夢雲道小妹之詩乃蒙童之句哥哥還該指教小妹亦要請教一律吳璧道愚才不能敵妹夢雲道哥哥既不肯吐珠幾小妹也不敢過求吳璧就道我想爹爹外甥封王未知幾時纔能回來賢妹年紀長成尚未擇選乘龍若待爹爹回來豈不耽誤了夢雲也不作羞態遂道哥哥不必

慮及小妹兄長尚未聯姻待哥哥完娶之後那時再議小妹之婚未爲晚也吳璧道愚兄親事猶在賢妹屬意於富貴乎才貌乎夢雲道富貴易而才難小妹之志重於才吳璧聽夢雲之言已知其志遂閑話不談却說臧新與白從二人飲了一會酒臧新向白從道那吳玉章不肯允親他妹子現有把柄在我手裡也不由他不允此回去說如再不肯就猖揚出去叫他妹子今生今世嫁不成人白從驚問道有何把柄在大爺處臧新道你倒忘了夏間所拿王清霓的綾帕上可是吳夢雲的名字前回與你說過何以又忘了白從聞言拍手大笑道是有這件寶貝在此好商量了大爺自己是去不得日後若結了親不雅相我也

去不得這必要刁兄去纔妥當他若不允將此帕與吳玉章看說是他妹子與大爺的表記令妹已經心允你何必推托哥不然竟到官與他講也可使得臧新聽了大喜道此計甚妙就煩兄去與老刁說聲自從就起身去與刁奉說話不題到次日刁奉受了白從的言語竟投臧府而來却遇臧新在門前臧新見了刁奉道兄好信人也遂同到裏邊就將這一方綾帕交與刁奉道此乃至寶不可遺失刁奉道這個自然何消大爺吩咐臧新道成與不成全在此舉須當着意刁奉點頭領命而去一路行來已到吳府門前却遇着吳璧就迎到廳上揖過坐下敘過寒溫刁奉道小弟此來乃是臧兄所托有妻相求吳璧道若說臧兄

所命除了親事其餘一槩領教刁奉笑道臧兄所求單爲令妹親事故叫小弟造府相懇兄却推阻據小弟之意倒是玉成這姻事也好吳璧道昨日已與白兄言過要待家君來作主非是弟之推托刁奉道這是長兄辭親之說兄就允與不允也無關小弟之事若過於執辭也難料未必無事勸君曲從的爲妙吳璧聽了未必無事這四個字就大怒起來道老刁你好欺人太過他不過是兵部家聲我家也亞多少求親允不允由人何言未必無事他就有事又待如何這話怎講得去刁奉道吳兄不用動氣非言非語非出小弟之意因令妹有個甚麼把柄在臧兄處故此小弟纔言到未必無事吳璧聽得把柄二字自己沉吟道

我妹素在深閨有何把柄在他手裡此是造言遂道越發放屁了既有把柄拿出來若拿不出來看何本事出我之門才奉笑笑已爲實在要塞吳璧之口道待我取出與兄看方塞其口遂到袖中去摸摸了半日竟無所有滿身尋遍到底不見急得滿面通紅誰知刁奉得了臧新的言語一心要來說合忘其綾帕在袖竟在路上失落巧巧又遇着鄭乾罷官回家爲糧餉之事是日到府前見一人袖中墜落一物其人不知竟急急走去鄭乾叫家人呼喚其人轉來扣去連叫是叫已經進巷去了遂叫家人拾來着時一方綾帕見上面有字細看之時是女子所咏之詩意欲追着原人還他不期又遇同年邀去說話也就帶去不題

却說那時沒有綾帕局蹊不安假推道還在府中透問不曾帶來我去取來借此飛跑而出吳璧知其情虛故意叫家人大呼小叫要打這造言的刁奴才奉聞言要打巴不得兩隻腳做了四隻腳的跑出來離遠了吳府纔想道怎麼不小心就失落了怎好去見臧公子且避他幾日遂到家申不題吳璧見刁奉去了進來告訴夫人如此長短丟過不題却說臧新同白從兩個守刁奉回來回話竟到晚上也不見刁奉來了臧新着急道老才此時不見來莫非吳家搶去綾帕打壞老才麼白從道斷無此事待我去打聽打聽便知分曉遂起身去了一會回來向臧新道我到吳府問他門上人說刁奉早間來說了些話竟不別而跑了



我又到他家去問又說不見可是奇事只因此怕一失有  
分教士子想思之物佳人音信佳配之由要如才奉去向  
且看下回分解



五  
國  
書  
院  
藏  
書

